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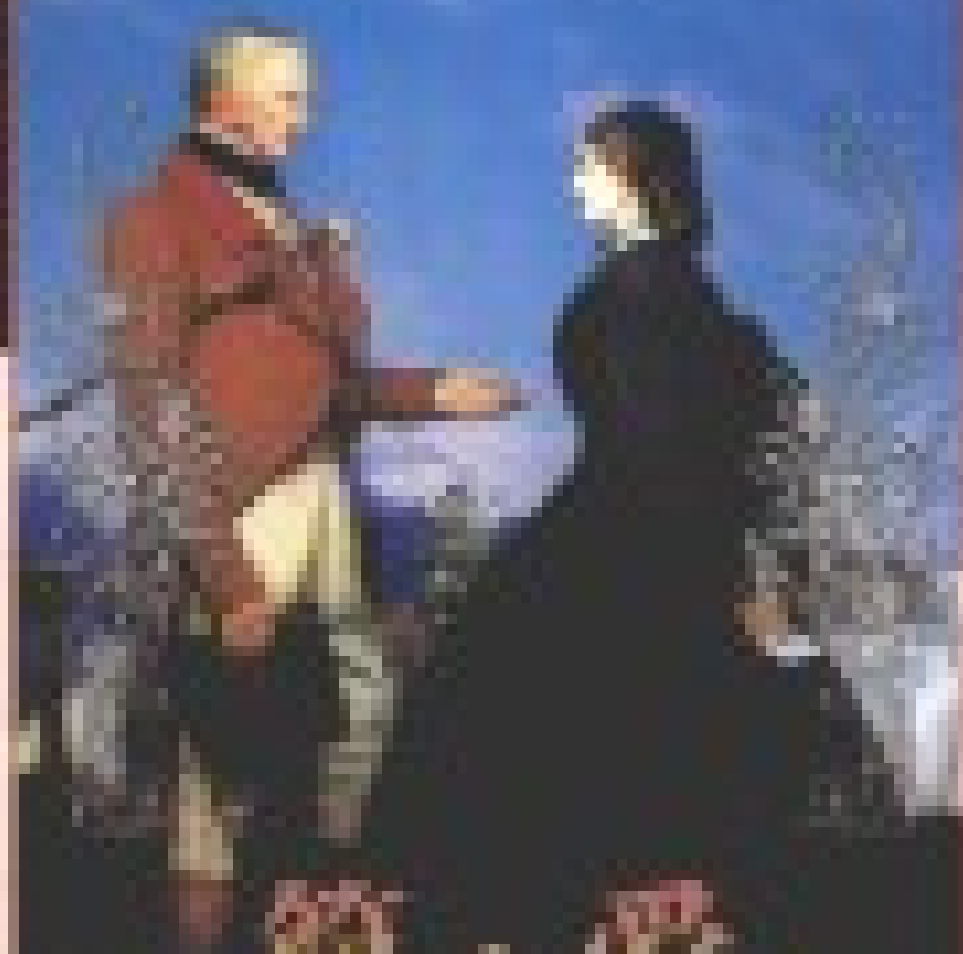
[英] 夏洛蒂·勃朗特



简·爱

Jane Eyre

THE WORLD OF JANE EYRE



简·爱

Jane Eyre

[英] 夏洛蒂·勃朗特

# 简·爱

廖志贵 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. 2/ 蔡磊编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 
2001. 2

ISBN 7-204-05541-1

I. 世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 IV. I14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7448 号

##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(二)

蔡磊 编

简·爱

[英] 夏洛蒂·勃朗特 廖志贵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67.5 字数: 4950 千

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2002 年 8 月第二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04-05541-1/1·1001

---

定价: 256.00 元

# 目 录

## 第 一 部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..... | (1)   |
| 第 二 章 ..... | (6)   |
| 第 三 章 ..... | (12)  |
| 第 四 章 ..... | (21)  |
| 第 五 章 ..... | (34)  |
| 第 六 章 ..... | (46)  |
| 第 七 章 ..... | (53)  |
| 第 八 章 ..... | (61)  |
| 第 九 章 ..... | (69)  |
| 第 十 章 ..... | (77)  |
| 第十一章 .....  | (87)  |
| 第十二章 .....  | (102) |
| 第十三章 .....  | (112) |
| 第十四章 .....  | (123) |
| 第十五章 .....  | (135) |

## 第 二 部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六章 ..... | (147) |
| 第十七章 ..... | (156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八章 .....  | (175) |
| 第十九章 .....  | (188) |
| 第二十章 .....  | (198) |
| 第二十一章 ..... | (212) |
| 第二十二章 ..... | (232) |
| 第二十三章 ..... | (238) |
| 第二十四章 ..... | (248) |
| 第二十五章 ..... | (266) |
| 第二十六章 ..... | (278) |

### 第 三 部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七章 .....     | (289) |
| 第二十八章 .....     | (315) |
| 第二十九章 .....     | (331) |
| 第三十章 .....      | (342) |
| 第三十一章 .....     | (351) |
| 第三十二章 .....     | (359) |
| 第三十三章 .....     | (371) |
| 第三十四章 .....     | (385) |
| 第三十五章 .....     | (407) |
| 第三十六章 .....     | (418) |
| 第三十七章 .....     | (428) |
| 第三十八章(结局) ..... | (447) |

# 第一部

## 第一章

那一天是没法再出去散步了。不错，我们那天上午花了一个钟头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散步，但是从吃午饭的时候起（只要没有客人，里德太太总是很早吃午饭），就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，一时天空阴霾密布，风雨交加，寒气袭人，这样一来，自然谈不上再到外面去活动了。

这倒正合我的心意，我一向不喜欢漫长的散步，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午后。在我看来，在阴冷的黄昏时分回家实在可怕，手脚都冻僵了不说，还得挨保姆贝茜的训斥，弄得心里很不好受。再说我自觉身体不及伊丽莎、约翰和乔治亚娜·里德健壮，因此不免感到自卑。

我刚才提到的伊丽莎、约翰和乔治亚娜这时都在客厅里，正团团围在他们的妈妈身边。她在炉旁的沙发上斜靠着，被几个宝贝儿女簇拥着（这会儿既不相吵、也不哭闹），看上去非常快活。她从来不让我加入他们的圈子，她为自己不得不让我离他们远一点感到遗憾。她说，除非她从贝茜那里听到并且亲眼目睹，我正在为养成一种天真、活泼的举止而努力，也就是说，一种更优雅、更坦率、更自然的品行，否则，她真的没法让我享受到只有那些知足快乐的孩子才配享受到的待遇。

“贝茜说我干了什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简，我可不喜欢爱吹毛求疵或究根问底的人，再说，一个小孩子家这样打断长辈的话，实在可怕。找个地方坐着去，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，就别发言。”

客厅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。我溜进那间屋子，那里有一个书橱，我好不容易拿到一本书，并且上面有很多插图。我爬到窗座〔设于房屋朝外突出凸形的窗子里侧的宽窗台，可作座位用〕上，缩起脚，像个土耳其人

那样盘腿坐着，又把红色的厚窗帘几乎完全拉拢，使自己加倍隐蔽起来。

深红窗幔的层层折皱遮住了我右边的视线，左边是明亮的玻璃窗，它保护着我，使我免受十一月里阴冷天气的侵袭，却又不把我与外界景物隔绝开来。在翻书页的时候，我有时会眺望一下冬日午后的景色，只见远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雾霭，近处，是湿漉漉的草地和遭受风雨摧残的灌木。在一阵阵凄凉寒风的驱逐下，倾盆大雨飞驰而去。

我重又低头看书，那是比依克〔Thomas Bewick, 1753-1828，英国画家，木刻家，以书籍插图而闻名。他的《英国禽鸟史》于1797年在英国纽卡斯尔出版〕的《英国禽鸟史》。总的说来，我对这本书的正文不大感兴趣，但虽说我还是个孩子，书中有些说明文字部分也能略微懂一点。那里谈到海鸟经常栖息的地方，谈到只有海鸟居住的“孤寂的岩石和海岬”，谈到挪威海岸，从它最南端的林内斯角或纳斯到北角之间，许多岛屿星罗棋布——

那里，北冰洋卷起巨大的旋涡，  
围着世界尽头荒凉凄清的岛屿咆哮，  
而大西洋的汹涌波涛  
注入风狂雨暴的赫布里底群岛。  
〔这是苏格兰诗人汤姆逊（James Thomson）的诗歌《秋天》  
中的句子〕

还有一些内容我也不会放过，书中提到拉普兰、西伯利亚、斯匹次卑尔根、新地岛、冰岛和格陵兰的荒凉海岸，还有“那辽阔的北极地带，那荒凉沉寂、渺无人烟的地方，那里常年冰冻雪封，历经许多世纪的严冬积聚而成的坚硬冰原，晶莹光滑，就像阿尔卑斯山上层层叠叠的高峰，环绕极地，凝聚着严寒的无穷威力”。对这些惨白色的区域，我有我的想法，就像所有那些朦朦胧胧浮现在孩子头脑中似懂非懂的概念，虽然模糊不清，却出奇地鲜明生动。这些说明文字都与后面的插图有关，那些屹立在波涛汹涌、浪花飞溅的大海中的礁石，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，还有那从云缝间窥视沉舟的幽灵般的一弯冷月，因此而变得更加饶有趣味。

我说不清，在那沉寂凄清的墓地上究竟笼罩着一种什么情调，那里有刻着铭文的墓碑，一扇门，两株树，被断壁残垣围着的低矮地面，还

有初升的一弯新月，表明已是黄昏时分。

两艘船停在死寂凝滞的海面上，我相信那准是海上的幽灵。

魔鬼从背后按住窃贼的背包，我赶紧翻过这一页，这景象太可怕了。

这里又是一幅可怕的景象：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高高地坐在岩顶上，望着远处一群围着绞架的人。

每一幅画都讲述了一个故事。对我这样一个理解力还不强、感情尚不健全的孩子来说，它们显得那么神秘，但我仍然被深深吸引住了，这些画就像贝茜讲的故事一样有趣。在冬天晚上，碰上贝茜心绪好的时候，她会 把熨衣桌搬到儿童室的火炉旁，让我们坐在周围。她一边熨着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、把她的睡帽边熨出褶裥，一边讲些爱情和冒险的小故事，来满足我们这些热心的小听众。这些故事大都来自古代的神话或更遥远年代的歌谣；要不就像我后来所发现的来自《帕美拉》和《莫兰伯爵亨利》〔《帕美拉》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（Samuel Richardson, 1689-1761）所著的一本小说。《莫兰伯爵亨利》是韦斯利（John Wesley）根据布鲁克（Henry Brooke）小说删节而成的一部畅销小说，于 1781 年首次出版〕。

我把比依克的书摊开放在膝盖上，那会儿我可真快活，至少眼前我是快活的。我不怕别的，就怕别人来打扰我，可偏偏这么快就有人来打扰了。早餐室的门打开了。

“喂！闷闷不乐的小姐！”约翰·里德的声音在叫唤，他突然停住了，他发现房间显然是空的。

“她到什么鬼地方去了？”他继续叫唤，“丽茜，乔琪！〔丽茜（Lizzy）是伊丽莎（Eliza）的昵称，乔琪（Georgy）是乔治亚娜（Georgiana）的昵称〕（他在叫他的姐妹）琼〔琼（Joan）是简（Jane）的别称〕不在这儿，告诉妈妈，她出去淋雨了，这个鬼东西！”

“幸亏拉上了窗帘，”我想，心里急切地希望他别发现我藏身的地方。约翰·里德自己是发现不了的，他这人眼光不锐利，头脑也不灵光，但是伊丽莎在门口探头一望，就立即说道：

“她在窗座上呢，准没错，杰克〔杰克（Jack）是约翰（John）的昵称〕。”

我赶紧跑出来，我一想到要被这个杰克拖出来就害怕得不得了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我促不安地问道。

“你应该说‘你有什么事吗，里德少爷？’”这是他的回答，“我要你过来。”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，向我打了个手势，要我过去站在他面前。

约翰·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学生，比我大四岁，我只有十岁。照他的年龄来看，他可以说是长得又大又胖。他的肤色发暗，一副病态，脸盘很大，五官粗糙，四肢粗壮，手脚都很大。他吃起饭来老是狼吞虎咽的，结果弄得肝火很旺，两眼昏花无神，脸颊松垂。这一阵，他本该呆在学校里，可他的妈妈却以“身体欠佳”为理由，把他接回家来过一两个月。他的老师迈尔斯先生断言，只要家里少给他送一些糕饼甜食，他准能过得很好。可是如此刺耳的意见他妈妈根本听不进去，而宁可抱着一种比较高雅的看法，把约翰的脸色不好归结为用功过度，要不就是想家。

约翰对他的母亲和姐妹没有多少感情可谈，对我则抱有恶感。他欺负我，虐待我，一星期不止两三次，一天也不止一两回，而是经常如此，以致他一靠近我，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在抽缩，骨头上的每块肌肉都会吓得痉挛起来。有好多次，我被他吓得手足无措，因为无论他恫吓也罢，折磨也罢，我都无处可申诉。仆人不愿因为站到我这一边，而得罪他们的小主人。里德太太逢到这种事情则睁只眼闭只眼，她从来看不见他打我，也从来听不见他骂我，即使他经常当着她的面打我骂我。不过，他背着她打我骂我的次数更多。

我一向对约翰很服从，于是便走到他的椅子面前。他朝我伸出舌头，足有三分钟之久，就差没伤着舌根。我知道他要动手打我了，心中不免害怕，但面对这个马上就要动粗撒野的人，我又不禁仔细端详起他的可怕嘴脸来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我脸上看到了这层意思，因为，他二话不说，突然狠狠给了我一拳。我一个踉跄，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才又站稳。

“我揍你，是因为你刚才跟妈妈说话时竟敢如此无礼，”他说，“是因为你偷偷躲在窗帘后面的行为，还因为两分钟前你眼睛里流露的那种神气。你这耗子！”

我听惯了约翰的斥骂，从来不同他顶嘴，我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捱过漫骂以后的那顿殴打。

“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在看书。”

“给我看看那本书。”

我跑到窗前，拿出那本书。

“你没有资格拿我们的书，妈妈说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。你没有钱，你爸爸没给你留一文钱，你应该出去讨饭，而不该在这里和我们上

等人的孩子一起生活，跟我们吃一样的饭，穿我们妈妈买来的衣服。今天，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你竟然乱翻我的书架。这些书都是我的，整个这幢房子也是我的，或者要不了几年就是我的。滚开，站到门口去，别挨着镜子和窗子。”

我这样做了，起初还不明白他的意图，但我随即看到他举起那本书，掂了掂，站起来要把书扔过来。我惊呼一声，本能地朝旁边一闪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书扔了过来，打在我身上，我跌倒在地，头撞到门上，磕破了皮，血淌出来了，疼得要命。此刻我的恐惧已超过极限，另一种心情随之而起。

“你这个残忍恶毒的坏孩子！”我说，“你简直像个杀人犯，像个管奴隶的监工头，像罗马皇帝！”

我曾经读过哥尔德斯密斯〔Oliver Goldsmith, 1730-1774，英国著名作家。《罗马史》于1769年首次出版〕的《罗马史》，对尼禄、克利古勒〔尼禄（Nero Claudius Caesar, 37-68）和克利古勒（Caligula, 12-41）均为古罗马皇帝，以暴虐闻名〕之流已经有我自己的看法。我也曾把他们和约翰在心里暗作比较，却不曾想这会儿会大声嚷出来。

“什么！什么！”他喊道，“她竟敢对我说这种话？伊丽莎，乔治亚娜，你们听见没有？让我不要告诉妈妈？可我先得要——”

他朝我直冲过来，我感觉到我的头发被他揪住，抓住我的肩膀，他在揪打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。在我眼里，他就是活生生的一个暴君，一个杀人犯。我觉着有几滴血从我头上流淌到脖子里，并伴着颇为剧烈的疼痛。这些感觉一时压倒了我的恐惧，我发疯似地和他对打。我也不知道我这双手究竟干了什么，只听见他在骂我“耗子，耗子！”并不断高声怒骂。他的援军近在眼前，伊丽莎和乔治亚娜跑去把已上楼的里德太太叫来，这会儿她来到闹事地点，后面跟着贝茜和使女阿葆特。我们给拉开了，耳边只听得：——

“哎哟哟，这么撒泼，竟敢打约翰少爷！”

“谁见过这么发脾气的！”

最后里德太太又添了一句：

“把她拖到红房子里关起来。”随即就有四只手抓住我，把我拖上楼去。

## 第二章

我一路反抗，这在我可是从来不曾有过的，可这一来，大大增强了贝茜和阿葆特小姐对我的恶感。事实上，我有点失常，或者像法国人常说的，有点儿失控。我明白，一时的反抗

又使我受到了一场严厉的惩罚，于是，我像反叛的奴隶那样，在绝望中下定决心，索性反抗到底。

“抓住她的胳膊，阿葆特小姐，她简直像条疯狗。”

“不害臊！真不害臊！”使女喊道，“多么可怕的举动啊，爱小姐，竟然动手打起少爷，打起你恩人的儿子，你的小主人来了。”

“主人！他怎么成了我的主人？难道我是用人吗？”

“哪儿的话，你还比不上用人哪，你无所事事，连自己都养不活。得啦，坐下吧，好好想想你那臭脾气。”

这时她们把我推进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，我被按在一张凳子上，我禁不住像弹簧似地要跳起来，她们的两双手立刻抓住了我。

“你要不肯乖乖坐好，就把你捆起来。”贝茜说，“阿葆特小姐，把你的吊袜带借用一下，我的那根马上就要被挣断了。”

阿葆特小姐开始从肥壮的腿上解下所需要的带子。这一番准备捆绑的举动以及它所包含的新的耻辱，使我的激愤情绪稍稍冷静了一些。

“别解啦，”我喊道，“我不动就是了。”

为了保证，我双手牢牢抓住凳子。

“记住不要动，”贝茜说。她确信我真的屈服了，才放开我。然后，她和阿葆特小姐抱着胳膊站在那儿，用阴沉而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的脸，好像在怀疑我的神智是不是健全似的。

“她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闹过。”临了，贝茜对后面的使女说。

“可她其实一直都是这种德性。”对方回答说。“我常跟太太谈起对这孩子的意见，太太同意我的意见。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小东西，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丫头居然这么狡猾。”

贝茜没有答腔，但不一会儿她就冲着我说道：

“你该放明白些，小姐，你受着里德太太的恩惠，是她把你养活了。她要是把你撵出去，你就只好住贫民院了。”

听了她的话，我无话可说。这些话对我说来并不新鲜，我对生活的最初回忆就包含着诸如此类的暗示。这种指责我依赖别人养活的话，在我耳里已变成一种意义模糊的老生常谈，让人怪不好受、怪无奈的，又让人似懂非懂。阿葆特小姐也附和说：“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里德小姐、里德少爷放在一块抚养，你别以为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了。他们将来会有很多钱，而你连一个子儿也不会有。你得低声下气，尽量顺从他们。”

“我们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。”贝茜接着说，语气放缓和了。“你要尽量学得乖巧一些，做个有用的人，那么，说不定你还能在这儿待下去。你要是再敢胡闹，再乱耍脾气，我敢说，里德太太准会把你撵出去。”

“再说，”阿葆特小姐说，“上帝会惩罚她，让她在发脾气的时候一命归天，到那个时候，看她还能上哪儿去？行了，贝茜，我们随她去吧，她不会对我有好感，无论我说什么。爱小姐，等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做做祷告吧。你要是再不忏悔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恶魔从烟囱里把你抓走哩。”

她们走了，关好门，随手上了锁。

红屋子是个方形的房间，很少有人住，真的，我可以说进去住的人几乎没有，除非偶尔有大批客人涌到盖茨海德府，以致不得不动用所有的房用。尽管如此，红屋子却是整幢房子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个房间。一张有粗大红木架子的床，挂着绛红锦缎罗帷，像神龛似地摆在中间。两扇很大的窗户，百叶窗永远闭着，半掩在用相同布料做成的窗饰和帷幔后面。地毯是红的，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一块深红色桌布。墙涂成淡淡的黄褐色，稍带点微红。橱子、梳妆台、椅子都是用乌黑锃亮的红木做的。垫褥和枕头堆得高高的放在床上，上面盖着一个雪白的马赛布罩〔一种质地坚硬的棉布〕，在周围深色陈设的衬映下，显得格外刺眼。几乎同样醒目的是，床头还放着一张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，也是白色的，前面还放着一个脚凳，我觉得它看上去就像一个苍白的宝座。

因为很少生火，屋子里很冷，它离儿童室和厨房都很远，显得很安静，谁都知道这儿很少有人进来，因而，它又显得庄严肃穆。只有女用人在星期六来这儿擦拭镜子和家具，除掉一星期来的积尘。里德太太自

己要隔很久才来一次，查看橱子里一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，各种羊皮纸文件都存放在那里，她的首饰盒，还有她亡夫的一帧小像，而红屋子的秘密正是在她的这位亡夫身上，它是如此诡异迷人，使得这间屋子尽管富丽堂皇，却显得异常落寞。

里德先生去世已有九年了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，他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他在这里入殓，殡仪馆的人也是从这里抬走了他的棺材。从那以后，这屋子就让人产生一种哀伤的神圣感，从而不敢轻易闯进去。

贝茜和那个可恶的阿葆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着的，是一张软垫矮凳，搁在大理石壁炉架旁边。那张床就耸立在我面前，我的右边是一个又高又黑的大柜，黯淡而斑驳的光线使壁板的光泽发生了变化；左边是遮蔽起来的窗户，两扇窗子中间，是一面大镜子，它重现了大床和屋子里的空寂肃穆的景象。我有点拿不准，她们是不是真的把门锁上了，等我敢挪动地方了，我就站起来，走过去瞧了一下。天哪，真锁上了，牢房门也不会关得这么严实。我返身往回走，不得不从那面镜子前面经过，我的目光被吸引住了，不由自主地探究起它所映出的深处。在那个虚幻世界里，一切都显得比真实更冷漠、更阴暗。那个古怪的小家伙拼命地瞪着我，在朦胧中显示出苍白的脸庞和胳膊，在一片死寂中，只有那双惊惶发亮的眼睛在不停转动着，看上去像是一个真正的幽灵。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半神半妖的小鬼，贝茜晚上讲故事的时候说过，这些小鬼会从沼泽地上荒草丛生的幽谷里钻出来，出现在夜间行路人的面前。我回到了我的矮凳上。

我那时很迷信，但这会儿它还没有完全占据我的心灵。我的肝火正旺，反叛的奴隶的情绪仍然使我亢奋不已。往事如潮，要我向可怕的现实屈服，我得先拼命抑制住自己翻腾的心绪才行。

约翰·里德的蛮横，他的姐妹的傲慢，他母亲对我的厌憎，用人的偏心，所有这一切，就像积聚在污井里的沉渣一样，在我混乱的脑海里翻滚开来。为什么我老受折磨，老受欺侮，老挨骂，总也摆脱不了厄运呢？为什么我总是不讨人喜欢？为什么我竭力讨人喜欢可总是白费力气呢？伊丽莎任性又自私，却受人尊敬。乔治亚娜脾气娇宠，尖酸刻毒，老爱惹事生非，蛮不讲理，可大家都纵容她。她的美貌，她那红红的脸蛋和金黄色的鬈发，似乎使看到她的人都感到愉快，从而原谅她的一切过失。至于约翰，没有人胆敢违拗他，更不用说去责罚他了。尽管他扭断鸽子

的脖子，弄死小孔雀，放狗咬羊，摘损暖房葡萄藤上的果子，掰掉花房里珍贵植物的嫩芽，还管他妈妈叫“老姑娘”，有时还辱骂她那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黑皮肤，对她的意愿全然不顾，她的绸衣服经常被撕破和弄坏，可他仍然是她的“心肝宝贝”；而我尽管小心谨慎，不敢犯一点儿错，拼命做好我份内的事情，可从早到晚，却仍然免不了挨骂，说我淘气、讨厌、阴险、鬼头鬼脑。

我被他打翻在地，到现在仍然头痛，伤口血流不止。约翰粗暴地打了我，可没有人责备他；而我，为了让他今后不要再犯这样荒唐的暴行而起来反抗，却受到众人的责难。

“不公平！——不公平啊！”我的理智告诉我说。在痛苦的刺激下，促使我的心智早熟，一时迸发出一种力量。同时，这种痛苦促使我下定决心，准备采取某种非同寻常的措施，来逃脱令人难以忍受的迫害——譬如像逃跑，或者，万一走不成的话，就不吃不喝，一死了之。

在那个凄凉的下午，我的心灵是多么恐惧不安啊！我的整个脑海乱成一团，我的心愤愤难平！而这场心灵的搏斗，又是在怎样昏聩无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啊！我无法回答我内心深处不断提出的问题——为什么我会活得这么苦，如今，隔了——我不愿说隔了多少年——我才看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

在盖茨海德府，我和别人相处非常困难，我跟那儿的谁也不相像。我跟里德太太，或者她的孩子们，或者她宠幸的用人，没有一点共同的地方。如果说他们不喜欢我，那么说老实话，我也不喜欢他们。对他们来说，我是一个异类，无论在脾气、能力或爱好上，都和他们相反；我是个没用的人，不会迎合他们，给他们增添乐趣；我是个害人精，浑身都是毒素，对他们的行为和见识，我只有愤慨和鄙视。对我这样一个和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无法融洽相处的人，他们自然不会关心爱护。我知道，如果我是个天真活泼、无忧无虑、美丽可爱的小女孩，哪怕同样寄人篱下，无依无靠，里德太太也会对我另眼相看，比较容忍一些；她的孩子们也会待我友善一些；用人们也不会在儿童室里动不动把我当成替罪的羔羊。

红屋子里的光线渐渐变暗，已经过四点了，阴沉的下午逐渐转为凄凉的黄昏。只听得雨仍在不停地敲打着楼上的窗子，在宅子后面风依然在树林里呼啸怒吼。我的身体慢慢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，接着，勇气也消失了。我以往的自卑、自我猜疑、沮丧绝望的心情，像冰水一样，浇

在我那行将熄灭的怒火上。人人都说我坏，也许我真的很坏。刚才我都想了些什么呀，竟然要让自己饿死？那准是一个罪孽的念头，我可以死吗？盖茨海德教堂圣坛下的墓穴真的那么诱人吗？听说里德先生就葬在这样的墓穴里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又想起他来，越想越害怕。我已记不清他的模样了，但我知道他是我的亲舅舅，我母亲的兄弟，父母双亡后，我成了孤儿，他收留了我。临终时，他要求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作亲生儿女一样抚养成人。里德太太或许认为自己已经遵守了这一诺言，我觉得，就她生性允许的范围而言，也确实可以这么说。只是，我毕竟不是她家族的人，在她丈夫死后，我和她更是毫无关系，只不过是碍手碍眼的外人罢了，她又怎么会真心喜欢我呢？像她这样被自己勉强许下的诺言束缚着，去做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孩子的母亲，眼睁睁看着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家伙永远闯入自己的家庭生活，那准是一桩令人深感头痛的事吧。

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我毫不怀疑——也从来没怀疑过——如果里德先生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待我很好。如今，我坐在这儿，望着白色的床铺和暗淡无光的四壁——偶尔忍不住瞥一眼那面隐隐发亮的镜子——开始想起过去听说过的关于死人的传说。据说死人若知道活人违背了他们的遗愿，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，他们会重返人间，惩罚违背誓言的人，为受到虐待的人报仇。我想，里德先生的灵魂，为外甥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烦恼，没准会离开它的住所——不管是在教堂的墓地里，还是在死人聚集的阴曹地府里——突然从这间屋子里冒出来，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擦干眼泪，忍住哭泣，唯恐流露出一点儿悲恸欲绝的心情，从而招来一个超自然的声音来安慰我，或者在黑暗中招来一张光圈环绕的脸，带着怪异的怜悯神情俯视着我。按理说，这个想法应该能给人以安慰，可我一想到若真的出现这幅情景，我就吓坏了。我拼命打消这个念头，让自己安定下来，我把垂在眼前的头发甩开，抬起头来，壮着胆子打量着这间黑咕隆冬的屋子。就在这时，有一道亮光射到墙上，我暗自寻思，这会是百叶窗的哪个隙缝里透过来的月光吗？不对，月光不会动，而这道光线却在闪动。就在我瞧着它的当儿，它一下子闪到天花板上，在我头顶上晃动。要是换了现在，我很快就会猜到，这亮光多半是有人在穿过草地时，从他手里提的灯上发出来的。可那会儿，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可怕的念头，神经紧张得要命，还以为这道快速滑动的

亮光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哪个鬼魂的使者呢。我的心怦怦直跳，头开始发烫，耳边只听得一种声音在响，我以为那是翅膀抖动的声响，这时好像有个什么玩意儿挨到我的身边。我感到压抑，透不过气来。我再也忍受不住，冲到门边，拼命摇起锁来。外面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钥匙拧动了一下，贝茜和阿葆特走了进来。

“爱小姐，你病了吗？”贝茜说。

“多可怕的声音，简直要把人震昏了！”阿葆特喊道。

“让我出去！我要去儿童室！”我喊道。

“怎么？你受伤了？你看到什么啦？”贝茜又追问我。

“哦，我看到一束亮光，我觉得鬼就要来了。”说着我抓住贝茜的手，她没有把手缩回去。

“她是故意这么叫的，”阿葆特带着几分厌恶断言道，“她叫得可真邪门！她要是身上真的很疼，那还情有可原，可她不过是要把我们都叫到这里来。我就知道她那套鬼把戏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又一个声音野蛮地问道。里德太太从走廊里走过来了，她头上的帽带飘动着，衣服沙沙作响。“阿葆特，贝茜，记得我吩咐过你们，要把简·爱关在红屋子里，直到我来找她。”

“可简小姐嚷得太凶啦，太太。”贝茜辩解说。

“随她去，”这是唯一的回答。“别抓着贝茜的手，小家伙，你放心，用这样的办法你是出不去的。我最讨厌别人玩弄手段，尤其是小孩子。我有责任叫你明白，你要什么鬼心眼儿也没用，你还得在这儿待上一个钟头，只有安安分分、一声不吭的，我才会放你出去。”

“哦，舅妈，可怜可怜我！饶了我吧！我受不了啦——用别的办法惩罚我吧！我会死掉的，要是——”

“闭嘴！你这样胡闹简直让人讨厌。”无疑，她真是这么想的。在她眼里，我是一个早熟的演员，她真的把我看成一个刁钻古怪、心地卑鄙、口是心非的人了。

这时我真是痛不欲生，不由得痛哭流涕。里德太太很不耐烦，待贝茜和阿葆特退出后，她不由分说，把我猛地往屋里一推，锁上了门。我听见她匆匆离去脚步声。她走后不久，我想我大概有过一次昏厥，这场闹剧终于以我失去知觉而告一段落。